

文白对照

资治通鉴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文白对照

资治通鉴

中国文史出版社

萧枫
主编

叁



目 录

第九十七卷	晋纪十九	成帝咸康八年至穆帝永和三年(342至347年)	(1)
第九十八卷	晋纪二十	穆帝永和四年至六年(348至350年)	(18)
第九十九卷	晋纪二十一	穆帝永和七年至十年(351至354年)	(32)
第一百卷	晋纪二十二	穆帝永和十一年至升平三年(355至359年)	(46)
第一百一卷	晋纪二十三	穆帝升平四年至海西公太和三年(360至368年)	(61)
第一百二卷	晋纪二十四	海西公太和四年至五年(369至370年)	(77)
第一百三卷	晋纪二十五	简文帝咸安元年至孝武帝宁康三年(371至375年)	(92)
第一百四卷	晋纪二十六	孝武帝太元元年至七年(376至382年)	(106)
第一百五卷	晋纪二十七	孝武帝太元八年至九年(383至384年)	(123)
第一百六卷	晋纪二十八	孝武帝太元十年至十一年(385至386年)	(143)
第一百七卷	晋纪二十九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至十六年(387至391年)	(158)
第一百八卷	晋纪三十	孝武帝太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392至396年)	(171)
第一百九卷	晋纪三十一	安帝隆安元年(397年)	(188)
第一百一十卷	晋纪三十二	安帝隆安二年(398年)	(201)
第一百一十一卷	晋纪三十三	安帝隆安三年至四年(399至400年)	(214)
第一百一十二卷	晋纪三十四	安帝隆安五年至元兴元年(401至402年)	(231)
第一百一十三卷	晋纪三十五	安帝元兴二年至三年(403至404年)	(246)
第一百一十四卷	晋纪三十六	安帝义熙元年至四年(405至408年)	(259)
第一百一十五卷	晋纪三十七	安帝义熙五年至六年(409至410年)	(274)
第一百一十六卷	晋纪三十八	安帝义熙七年至十年(411至414年)	(290)
第一百一十七卷	晋纪三十九	安帝义熙十一年至十二年(415至416年)	(303)
第一百一十八卷	晋纪四十	安帝义熙十三年至恭帝元熙元年(417至419年)	(315)
第一百一十九卷	宋纪一	武帝永初元年至营阳王景平元年(420至423年)	(332)
第一百二十卷	宋纪二	文帝元嘉元年至四年(424至427年)	(346)
第一百二十一卷	宋纪三	文帝元嘉五年至七年(428至430年)	(363)
第一百二十二卷	宋纪四	文帝元嘉八年至十二年(431至435年)	(377)
第一百二十三卷	宋纪五	文帝元嘉十三年至十八年(436至441年)	(393)
第一百二十四卷	宋纪六	文帝元嘉十九年至二十三年(442至446年)	(409)
第一百二十五卷	宋纪七	文帝元嘉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447至450年)	(426)

第一百二十六卷	宋纪八	文帝元嘉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451至452年)·····	(441)
第一百二十七卷	宋纪九	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年)·····	(453)
第一百二十八卷	宋纪十	孝武帝孝建元年至大明二年(454至458年)·····	(465)
第一百二十九卷	宋纪十一	孝武帝大明三年至八年(459至464年)·····	(480)
第一百三十卷	宋纪十二	明帝泰始元年(465年)·····	(492)
第一百三十一卷	宋纪十三	明帝泰始二年(466年)·····	(504)
第一百三十二卷	宋纪十四	明帝泰始三年至六年(467至470年)·····	(519)
第一百三十三卷	宋纪十五	明帝泰始七年至苍梧王元徽三年(471至475年) ·····	(531)
第一百三十四卷	宋纪十六	苍梧王元徽四年至顺帝升明二年(476至478年) ·····	(545)
第一百三十五卷	齐纪一	高帝建元元年至武帝永明元年(479至483年)·····	(561)
第一百三十六卷	齐纪二	武帝永明二年至七年(484至489年)·····	(578)
第一百三十七卷	齐纪三	武帝永明八年至十年(490至492年)·····	(595)
第一百三十八卷	齐纪四	武帝永明十一年(493年)·····	(611)
第一百三十九卷	齐纪五	明帝建武元年(494年)·····	(620)
第一百四十卷	齐纪六	明帝建武二年至三年(495至496年)·····	(636)
第一百四十一卷	齐纪七	明帝建武四年至永泰元年(497至498年)·····	(652)
第一百四十二卷	齐纪八	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年)·····	(667)
第一百四十三卷	齐纪九	东昏侯永元二年(500年)·····	(680)
第一百四十四卷	齐纪十	和帝中兴元年(501年)·····	(692)
第一百四十五卷	梁纪一	武帝天监元年至三年(502至504年)·····	(709)
第一百四十六卷	梁纪二	武帝天监四年至六年(505至507年)·····	(727)
第一百四十七卷	梁纪三	武帝天监七年至十三年(508至514年)·····	(744)

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第九十七卷

晋纪十九 显宗成皇帝下

咸康八年(壬寅、342)

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乙丑,大赦。

豫州刺史庾怿以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觉其毒,饮犬,犬毙,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邪!”二月,怿饮鸩而卒。

三月,初以武悼后配食武帝庙。

夏,五月,乙卯,帝不豫;六月,庚寅,疾笃。或诈为尚书符,敕宫门无得内宰相;众皆失色。庾冰曰:“此必诈也。”推问,果然。帝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庾冰自以兄弟秉权日久,恐易世之后,亲属愈疏,为他人所间,每说帝以国有强敌,宜立长君;请以母弟琅邪王岳为嗣,帝许之。中书令何充曰:“父子相传,先王旧典,易之者鲜不致乱。故武王不授圣弟,非不爱也。今琅邪践祚,将如孺子何!”冰不听。下诏,以岳为嗣,并以奕继琅邪哀王。壬辰,冰、充及武陵王晞、会稽王昱、尚书令诸葛恢并受顾命。癸巳,帝崩。帝幼冲嗣位,不亲庶政;及长,颇有勤俭之德。

甲午,琅邪王即皇帝位,大赦。

己亥,封成帝子丕为琅邪王,奕为东海王。

康帝亮阴不言,委政于庾冰、何充。秋,七月,丙辰,葬成帝于兴平陵。帝徒行送丧,至阖闾门,乃升素輿至陵所。既葬,帝临轩,庾冰、何充侍坐。帝曰:“朕嗣鸿业,二君之力也。”充曰:“陛下龙飞,臣冰之

力也;若如臣议,不睹升平之世。”帝有惭色。己未,以充为骠骑将军、都督徐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州刺史,镇京口,避诸庾也。

冬,十月,燕王皝迁都龙城,赦其境内。

建威将军翰言于皝曰:“宇文强盛日久,屡为国患。今逸豆归篡窃得国,群情不附;加之性识庸暗,将帅非才,国无防卫,军无部伍。臣久在其国,悉其地形;虽远附强羯,声势不接,无益救援;今若击之,百举百克。然高句丽去国密迩,常有窥觊之志;彼知宇文既亡,祸将及己,必乘虚深入,掩吾不备。若少留兵则不足以守,多留兵则不足以行。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观其势力,一举可克。宇文自守之虏,必不能远来争利。既取高句丽,还取宇文,如返手耳。二国既平,利尽东海,国富兵强,无返顾之忧,然后中原可图也。”皝曰:“善!”

将击高句丽。高句丽有二道,其北道平阔,南道险狭,众欲从北道。翰曰:“虏以常情料之,必谓大军从北道,当重北而轻南。王宜帅锐兵从南道击之,出其不意,九都不足取也。别遣偏师从北道;纵有蹉跌,其腹心已溃,四支无能为也。”皝从之。

十一月,皝自将劲兵四万出南道,以慕容翰、慕容霸为前锋,别遣长史王寓等将兵万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丽。高句丽王钊果遣弟武帅精兵五万拒北道,自帅羸兵以备南道。慕容翰等先至,与钊合战,皝以大

众继之。左常侍鲜于亮曰：“臣以俘虏蒙王国士之恩，不可以不报；今日，臣死日也。”独与数骑先犯高句丽陈，所向摧陷。高句丽陈动，大众因而乘之，高句丽兵大败。左长史韩寿斩高句丽将阿佛和度加，诸军乘胜追之，遂入丸都。刳单骑走，轻车将军慕輿瑒追获其母周氏及妻而还。会王寓等战于北道，皆败没，由是靺鞨不复穷追。遣使招钊，钊不出。

靺鞨将还，韩寿曰：“高句丽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散，潜伏山谷；大军既去，必复鸠聚，收其余烬，犹足为患。请载其父尸、囚其生母而归，俟其束身自归，然后返之，抚以恩信，策之上也。”靺鞨从之。发钊父乙弗利墓，载其尸，收其府库累世之宝，虏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

十二月，壬子，立妃褚氏为皇后。征豫章太守褚裒为侍中、尚书。裒自以后父，不原居中任事，苦求外出，乃除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半洲。

赵王虎作台观四十余所于邺，又营洛阳、长安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欲自邺起阁道至襄国。敕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备，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青、冀、幽州为东征之计，皆三五发卒。诸州军造甲者五十余万人，船夫十七万人，为水所没、虎狼所食者三分居一。加之公侯、牧宰竞营私利，百姓失业愁困。贝丘人李弘因众心之怨，自言姓名应讖，连结党与，署置百寮；事发，诛之，连坐者数千家。

青州上言：“济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于城东南，有狼狐千余迹随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东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荡江南也。其敕诸州兵明年悉集，朕当亲董六师，以奉天命。”群臣皆贺，上《皇德颂》者一百七人。制：“征士五人出车一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四，调不办者斩。”民至鬻子以供军须，犹不能给，自经于道树者相望。

康皇帝

建元元年(癸卯、343)

春，二月，高句丽王钊遣其弟称臣入朝于燕，贡珍异以千数。燕王皝乃还其父尸，犹留其母为质。

宇文逸豆归遣其相莫浅浑将兵击燕；诸将争欲击之，燕王皝不许。莫浅浑以为皝畏之，酣饮纵猎，不复设备。皝使慕容翰出击之，莫浅浑大败，仅以身免，尽俘其众。

庾翼为人慷慨，喜功名。琅邪内史桓温，彝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风概，翼与之友善，相期以宁济海内。翼尝荐温于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济艰难之勋。”时杜乂、殷浩并才名冠世，翼独弗之重也，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太平，然后徐议其任耳。”浩累辞征辟，屏居墓所，几将十年，时人拟之管、葛。江夏相谢尚、长山令王濛，常伺其出处，以卜江兴亡。尝相与省之，知浩有确然之志，既返，相谓曰：“深源不起，当如苍生何？”尚，鲲之子也。翼请浩为司马；诏除侍中、安西军司，浩不应。翼遗浩书曰：“王夷甫立名非真，虽云谈道，实长华竞。明德君子，遇会处际，宁可然乎？”浩犹不起。

殷羡为长沙相，在郡贪残，庾冰与翼书属之。翼报曰：“殷君骄豪，亦似由有佳儿，弟故小令物情容之。大较江东之政，以姬煦豪强，常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杀仓督监以塞责，山遐为余姚长，为官出豪强所藏二千户，而众共驱之，令遐不得安席。虽皆前宰之悖谬，江东事去，实此之由。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自不能拔足于风尘之外，当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统二十余郡，唯长沙最恶；恶而不融，与杀督监复何异邪？”遐，简之子也。

翼以灭胡取蜀为己任，遣使东诱燕王

虢，西约张骏，刻期大举。朝议多以为难，唯庾冰意与之同，而桓温、谯王无忌皆赞成之。无忌，承之子也。

秋，七月，赵汝南太守戴开帅数千人诣翼降。丁巳，下诏议经略中原。翼欲悉所部之众北伐，表桓宣为都督司·雍·梁三州·荆·州之四郡诸军事、梁州刺史，前趣丹水；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帅众入临淮；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嗟怨。

庾翼欲移镇襄阳，恐朝廷不许，乃奏云移镇安陆。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翼遂违诏北行；至夏口，复上表请镇襄阳。翼时有众四万，诏加翼都督征讨诸军事。先是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庾冰屡求出外，辛巳，以冰都督荆·江·安·益·梁·交·广七州·豫·州之四郡诸军事、领江州刺史，假节，镇武昌，以为翼继援。征徐州刺史何充为都督扬·豫·徐州之琅邪诸军事，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辅政。以琅邪内史桓温为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褚裒为卫将军，领中书令。

冬，十一月，己巳，大赦。

二年(甲辰,344)

春，正月，赵王虎享群臣于太武殿，有白雁百余集马道之南，虎命射之，皆不获。时诸州兵集者百余万，太史令赵揽密言于虎曰：“白雁集庭，宫室将空之象，不宜南行。”虎信之，乃临宣武观大阅而罢。

燕王皝与左司马高弼谋伐宇文逸豆归，弼曰：“宇文强盛，今不取，必为国患，伐之必克；然不利于将。”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于是慕容皝自将伐逸豆归。以慕容翰为前锋将军，刘佩副之；分命慕容军、慕容恪、慕容霸及折冲将军慕容根将兵，三道并进。高弼将发，不见其妻，使人语以家事而行。

逸豆归遣南罗大涉夜干将精兵逆战，皝遣人驰谓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年，宜小避之。”翰曰：“逸豆归扫其国内精兵以

属涉夜干，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国所赖也；今我克之，其国不攻自溃矣。且吾孰知涉夜干之为，虽有虚名，实易与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气。”遂进战。翰自出冲陈，涉夜干出应之；慕容霸从旁邀击，遂斩涉夜干。宇文士卒见涉夜干死，不战而溃；燕军乘胜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归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悉收其畜产、资货，徙其部众五千余落于昌黎，辟地千余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彪戍之而还。高弼、刘佩皆中流矢卒。

弼善天文，皝尝谓曰：“卿有佳书而不见与，何以为忠尽？”弼曰：“臣闻人君执要，人臣执职。执要者逸，执职者劳。是以后稷播种，尧不预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亲，殿下将焉用之？”皝默然。

初，逸豆归事赵甚谨，贡献属路。及燕人伐逸豆归，赵王虎使右将军白胜、并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还；慕容彪追击，破之。

慕容翰之与宇文氏战也，为流矢所中，卧病积时不出。后渐差，于其家试骑马。或告翰称病而私习骑乘，疑欲为变。燕王皝虽藉翰勇略，然中心终忌之，乃赐翰死。翰曰：“吾负罪出奔，既而复还，今日死已晚矣。然羯贼跨据中原，吾不自量，欲为国家荡壹区夏；此志不遂，没有遗恨，命矣夫！”饮药而卒。

初，赵领军王朗言于赵王虎曰：“盛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伐宫材，引于漳水，役者数万，吁嗟满道，陛下宜因出游罢之。”虎从之。太子宣怒。会荧惑守房，宣使太史令赵揽言于虎曰：“房为天王，今荧惑守之，其殃不细。宜以贵臣以姓者当之。”虎曰：“谁可者？”揽曰：“无贵于王领军。”虎意惜朗，使揽更言其次。揽无以对，因曰：“其次唯中书监王波耳。”虎乃下诏，追罪波前议桡矢事，腰斩之，及其四子，投尸漳水；既而愍其无罪，追赠司空，封其孙为侯。

征西将军庾翼使梁州刺史桓宣击赵将李黑于丹水，为黑所败。翼贬宣为建威将军。宣惭愤成疾，秋，八月，庚辰，卒。翼以长子方之为义城太守，代领宣众；又以司马应诞为襄阳太守，参军司马勋为梁州刺史，戍西城。

帝疾笃，庾冰、庾翼欲立会稽王昱为嗣；中书监何充建议立皇子聃，帝从之。九月，丙申，立聃为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己亥，何充以遗旨奉太子即位，大赦。由是冰、翼深恨充。尊皇后褚氏为皇太后。时穆帝方二岁，太后临朝称制。何充加中书监、录尚书事。充自陈既录尚书，不宜复监中书；许之，复加侍中。

充以左将军褚裒，太后之父，宜综朝政，上疏荐裒参录尚书；乃以裒为侍中、卫将军、录尚书事，持节、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惧获讥嫌，上疏固请居藩；改授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二郡诸军事、卫将军、徐·兖二州刺史，镇京口。尚书奏：“裒见太后，在公庭则如臣礼，私规则严父。”从之。

冬，十月，乙丑，葬康帝于崇平陵。

江州刺史庾冰有疾；太后征冰辅政，冰辞，十一月，庚辰，卒。庾翼以家国情事，留子方之为建武将军，戍襄阳；方之年少，以参军毛穆之为建武司马以辅之。穆之，宝之子也。翼还镇夏口。诏翼复督江州，又领豫州刺史。翼辞豫州，复欲移镇乐乡，诏不许。翼仍缮修军器，大佃积谷，以图后举。

孝宗穆皇帝上之上

永和元年(乙巳、345)

虎好猎，晚岁，体重不能跨马，乃造猎车千乘，刻期校猎。自灵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为猎场，使御史监察，其中禽兽，有犯者罪至大辟。民有美女、佳牛马，御史求之不得，皆诬以犯兽，论死百余人。发诸州

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发百姓牛二万头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十二等，公侯七十余国皆九等，大发民女三万余人，料为三等以配之；太子、诸公私令采发者又将万人。郡县务求美色，多张夺人妻，杀其夫及夫自杀者三千余人。至邺，虎临轩简第，以使者为能，封侯者十二人。荆楚、扬、徐之民流叛略尽；守令坐不能绥怀，下狱诛者五十余人。金紫光禄大夫逵明因侍切谏，虎大怒，使龙腾位杀之。

燕王皝以牛假贫民，使佃苑中，税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税其七。记室参军封裕上书谏，以为：“古者什一而税，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晋，仁政衰薄，假官田官牛者不过税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犹不能其七八也。自永嘉以来，海内荡析，武宣王绥之以德，华夷之民，万里辐凑，襁负而归之者，若赤子之归父母，是以户口十倍于旧，无田者什有三四。及殿下继统，南摧强赵，东兼高句丽，北取宇文，拓地三千里，增民十万户；是宜悉罢苑囿以赋新民，无牛者官赐之牛，不当更收重税也。且以殿下之民用殿下之牛，牛非殿下之有，将何在哉？如此，则戎旗南指之日，民谁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石虎谁与处矣？川渚沟渠有虞塞者，皆应通利，旱则灌溉，潦则疏泄。一夫耕，或受之饥，况游食数万，何以得家给人足乎？今官司猥多，虚费廩禄，苟才不周用，皆宜澄汰。工商末利，宜立常员。学生三年无成，徒塞英俊之路，皆当归之于农。殿下圣德宽明，博察刍蕘，参军王宪、大夫刘明并以言事忤旨，主者处以大辟，殿下虽恕其死，犹免官禁锢。夫求谏诤而罪直言，是犹适越而北行，必不获其所志矣。右长史宋该等阿媚苟容，轻劾谏士，己无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者也。”皝乃下令，称：“览封记室之谏，孤实惧焉。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可悉罢苑囿以给民之无田者。实贫者，官与之牛；力有余愿得官牛

者,并依魏、晋旧法。沟渎各有益者,令以时修治。今戎事方兴,勋伐既多,官未可减,俟中原平壹,徐更议之。”工商、学生皆当裁择。夫人臣关言于人主,至难也,虽有狂妄,当择其善者而从之。王宪、刘明,虽罪应废黜,亦由孤之无大量也,可悉复本官,仍居谏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体,其赐钱五万。宣示内外,有欲陈孤过者,不拘贵贱,勿有所讳!”甄雅好文学,常亲临庠序讲授,考校学徒至千余人,颇有妄滥者,故封裕及之。

诏征卫将军褚裒,欲以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吏部尚书刘遐、长史王胡之说裒曰:“会稽王令德雅望,国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辞,归藩。壬戌,以会稽王昱为抚军大将军、录尚六条事。

昱清虚寡欲,尤善玄言,常以刘惔、王濛及颖川韩伯为谈客,又辟郗超为抚军掾,谢万为从事中郎。超,鉴之孙也,少卓犖不羁。父惜,简默冲退而嗇于财,积钱至数十万,尝开庠任超所取;超散施亲故,一日都尽。万,安之弟也,清旷秀迈,亦有时名。

燕有黑龙、白龙见于龙山,交首游戏,解角而去。燕王甄亲祀以太牢,赦其境内,命所居新宫曰和龙。

都亭肃侯庾翼疽发于背,表子昺之行辅国将军、荆州刺史,委以后任;司马义阳朱焘为南蛮校尉,以千人守巴陵。秋,七月,庚午,卒。

翼部将干瓚等作乱,杀冠军将军曹据。朱焘与安西长史江彪、建武司马毛穆之、将军袁真共诛之。彪,统之子也。

八月,豫州刺史路永叛奔赵,赵王虎使永屯寿春。

庾翼既卒,朝议皆以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请,以庾昺之代其任。何充曰:“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地势险阻,周旋万里;得人则中原可定,失人则社稷可忧,陆抗所谓‘存

则吴存,亡则吴亡’者也,岂可以白面少年当之哉?桓温英略过人,有文武器干,西夏之任,无出温者。”议者又曰:“庾昺之肯避温乎?如今阻兵,耻惧不浅。”充曰:“温足以制之,诸君勿忧。”

丹杨尹刘惔每奇温才,然和其有不臣之志,谓会稽王昱曰:“温不可使居形胜之地,其位号常宜抑之。”劝昱自镇上流,以己为军司,昱不听;又请自行,亦不听。

庚辰,以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昺之果不敢争。又以刘惔监沔中诸军事,领义成太守,代庾方之。徙方之、昺之于豫章。

桓温尝乘雪欲猎,先过刘惔,惔见其装束甚严,谓之曰:“老贼欲持此何为?”温笑曰:“我不为此,卿安得坐谈乎?”

汉主势之弟大将军广,以势无子,求为太弟;势不许。马当、解思明谏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复有所废,将益孤危。”固请许之。势疑其与广有谋,收当、思明斩之,夷其三族。遣太保李奕袭广于涪城,贬广为监邛侯,广自杀。思明被收,叹曰:“国之不亡,以我数人在也,今其殆矣!”言笑自若而死。思明有智略,敢谏诤;马当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无不哀之。

冬,十月,燕王甄使慕容恪攻高句丽,拔南苏,置戍而还。

十二月,张骏伐焉耆。降之。是岁,骏分武威等十一郡为凉州,以世子重华为刺史;分兴晋等八郡为河州,以宁戎校尉张瓘为刺史;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护三营为沙州,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骏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督摄三州;治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谒者等官,官号皆仿天朝而微变其名;车服旌旗拟于王者。

赵王虎以冠军将军姚弋中为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弋中清俭鲠直,不治威仪,言无畏避,虎甚重之。

燕王皝以为古者诸侯即位，各称元年，于是始不用晋年号，自称十二年。

二年(丙午、346)

春，正月，丙寅，大赦。

己卯，都乡文穆公何充卒。充有器局，临朝正色，以社稷为己任，所选用皆以功效，不私亲旧。

褚裒荐前光禄大夫顾和、前司徒左长史殷浩；三月，丙子，以和为尚书令，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和有母丧，固辞不起，谓所亲曰：“古人有释衰经从王事者，以其才足干时故也；如和者，正足以亏孝道，伤风俗耳。”识者美之。浩亦固辞。会稽王昱与浩书曰：“属当厄运，危弊理极，足下沈识淹长，足以经济。若复深存挹退，苟遂本怀，吾恐天下之事于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时之废兴，则家国不异，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职。

夏，四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赵中黄门严生恶尚书朱轨，会久雨，生潜轨不修道路，又谤讪朝政，赵王虎囚之。蒲洪谏曰：“陛下既有襄国、邺宫，又修长安、洛阳宫殿，将以何用？作猎车千乘，环数千里以养禽兽，夺人妻女十余万口以实后宫，圣帝明王之所为，固如是乎？今又以道路不修，欲杀尚书。陛下德政不修，天降淫雨，七旬乃霁。霁方二日，虽有鬼兵百万，亦未能去道路之涂潦，而况人乎？政刑如此，其如四海何，其如后代何？愿止作徒，罢苑囿，出宫女，赦朱轨，以副众望。”虎虽不悦，亦不之罪，为之罢长安、洛阳作役，而竟诛朱轨。又立私论朝政之法，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覲以目相顾，不敢复相过从谈话。

赵将军王擢击张重华，袭武街，执护军曹权、胡宣，徙七千余户于雍州。凉州刺史麻秋、将军孙伏都攻金城，太守张冲请降，凉州震恐。

重华悉发境内兵，使征南将军裴恒将

之以御赵；恒壁于广武，久而不战。凉州司马张耽言于重华曰：“国之存亡在兵，兵之胜败在将。今议者举将，多推宿旧。夫韩信之举，非旧德也。盖明主之举，举无常人，才之所堪，则授以大事。今强寇在境，诸将不进，人情危惧。主簿谢艾，兼资文武，可用以御赵。”重华召艾，问以方略；艾愿请兵七千人，必破赵以报。重华拜艾中坚将军，给步骑五千，使击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鸣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胜，今梟鸣牙中，克敌之兆也。”进与赵战，大破之。斩首五千级。重华封艾为福祿伯。

麻秋之克金城也，县令敦煌车济不降，伏剑而死。秋又攻大夏，护军梁式执太守宋晏，以城应秋，秋遣宴以书诱致宛成都尉敦煌宋矩，矩曰：“为人臣，功既不成，唯有死节耳。”先杀妻子而后自刎。秋曰：“皆义士也。”收而葬之。

势骄淫，不恤国事，多居禁中，罕接公卿，疏忌旧臣，信任左右，谗谄并进，刑罚苛滥，由是中外离心，蜀土先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西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民患；加以饥馑，四境之内，遂至萧条。

安西将军桓温将伐汉，将佐皆以为不可。江夏相袁乔劝之曰：“夫经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于胸中，不必待众言皆合也。今为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比胡为弱，将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势无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险远，不修战备。宜以精卒万人轻费疾趋，比其觉之，我已出其险要，可一战擒也。蜀地富饶，户口繁庶，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国家之大利也。论者恐大军既西，胡必窥觐，此似是而非。胡闻我万里远征，以为内有重备，必不敢动；纵有侵軼，缘江诸军足以拒守，必无忧也。”温从之。乔，瓌之子也。

十一月，辛未，温帅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譙王无忌伐汉，拜表即行；委安西长史范汪以留事，加抚都督梁州之四郡诸军事；使袁乔帅二千人，为前锋。

朝廷以蜀道险远，温众少而深入，皆以为忧，惟刘惔以为必克。或问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则不为。但恐克蜀之后，温终专制朝廷耳。”

三年(丁未、347)

春，二月，桓温军至青衣。汉主势大发兵，遣叔父右卫将军福、从兄镇南将军权、前将军咎坚等将之，自山阳趋合水。诸将欲设伏于江南以待晋兵，咎坚不从，引兵自江北鸳鸯犭渡向犍为。

三月，温至彭模；议者欲分为两军，异道俱进，以分汉兵之势。袁乔曰：“今悬军深入万里之外，胜则大功可立，不胜则噍类无遗，当合势齐力，以取一战之捷。若分两军，则众心不一，万一偏败，大事去矣。不如全军而进，弃去釜甑，费三日粮，以示无还心，胜可必也。”温从之。留参军孙盛、周楚将赢兵守辎重，温自将步卒直指成都。楚，抚之子也。

李福进攻彭模，孙盛等奋击，走之。温进，遇李权，三战三捷，汉兵散走归成都，镇军将军李位都迎诣温降。咎坚至犍为，乃知与温异道，还，自沙头津济，比至，温已军于成都之十里陌，坚众自溃。

势悉众出战于成都之笮桥，温前锋不利，参军龚护战死，矢及温马首。众惧，欲退，而鼓吏误鸣进鼓；袁乔拔剑督士卒力战，遂大破之。温乘胜大驱至成都，纵火烧其城门。汉人惶惧，无复斗志。势夜开东门走，至葭萌，使散骑常侍王幼送降文于温，自称“略阳李势叩头死罪”，寻与赭面缚诣军门。温解缚焚桎，送势及宗室十余人于建康；引汉司空譙献之等以为参佐，举贤旌善，蜀人悦之。

赵凉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晋昌太守郎

坦以城大难守，欲弃外城。武成太守张峻曰：“弃外城则动众心，大事去矣。”宁戎校尉张璠从峻言，固守大城。秋帅众八万围璠数重，云梯地突，百道皆进；城中御之，秋众死伤数万。赵王虎复遣其将刘浑等帅步骑二万会之。郎坦恨言不用，教军士李嘉潜引赵兵千余人登城；璠督诸将力战，杀二百余人，赵兵乃退。璠烧其攻具，秋退保大夏。

虎以中书监石宁为征西将军，帅并、司州兵二万余人为秋等后继。张重华将宋秦等帅户二万降于赵。重华以谢艾为使持节、军师将军，帅步骑三万进军临河。艾乘轺车，戴白帽，鸣鼓而行。秋望见，怒曰：“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轻我也。”命黑稍龙骧三千人驰击之；艾左右大扰。或劝艾宜乘马，艾不从，下车，踞胡床，指麾处分，赵人以为有伏兵，惧不敢进。别将张瑁自间道引兵截赵军后，赵军退，艾乘势进击，大破之，斩其将杜勋、汲鱼，获首虏三千级，秋单马奔大夏。

索遐曰：“君者，一国之镇，不可轻动。”乃以艾为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行卫将军，遐为军正将军，帅步骑二万拒之。别将杨康败刘宁于沙阜，宁退屯金城。

六月，辛酉，大赦。

赵王虎据十州之地，聚敛金帛，及外国所献珍异，府库财物，不可胜纪；犹自以为不足，悉发前代陵墓，取其金宝。

沙门吴进言于虎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虎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袤数十里。申钟、石璞、赵揽等上疏陈天文错乱，百姓凋弊。虎大怒曰：“使苑墙朝成，吾夕没，无恨矣。”促张群使然烛夜作；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郡国前后送苍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张曷柱调之以驾芝盖，大朝会列于殿庭。

九月，命太子宣出祈福于山川，因行游

猎。宣乘大辂，羽葆华盖，建天子旌旗，十有六军戎卒十八万出自金明门，虎从其后，宫千陵霄观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但抱子弄孙，日为乐耳。”

宣所舍，辄列人为长围，四面各百里，驱禽兽，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皆跪立，重行围守，炬火如昼，命劲骑百余驰射其中，宣与姬妾乘辇临观，兽尽而止。或兽有迸逸，当围守者，有爵则夺马，步驱一日，无爵则鞭之一百。士卒饥冻死者万有余人，所过三州十五郡，资储皆无孑遗。

虎复命韬继出，自并州至于秦、雍亦如之。宣怒其与己钩敌，愈嫉之。宦者赵生得幸于宣，无宠于韬，微劝宣除之，于是始有杀韬之谋矣。

赵麻秋又袭张重华将张瑁，败之，斩首三千余级。枹罕护军李遼帅众七千降于赵，自河以南，氐、羌皆附于赵。

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归至凉州，授张重华侍中、大都督、督陇右·关中诸军事、大将军、凉州刺史、西平公。归至姑臧，重华欲称凉王，未肯受诏，使所亲沈猛谓归曰：“主公奕世为晋忠臣，今曾不如鲜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为燕王，而主公才为大将军，何以褒劝忠贤乎？明台宜移河右，共劝州主为凉王。人臣出使，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归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贵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吴、楚始僭号称王，而诸侯不之非，盖以蛮夷畜之也；借使齐、鲁称王，诸侯岂不四面攻之乎？汉高祖封韩、彭为王，寻皆诛灭，盖权时之宜，非厚之也。圣上以贵公忠贤，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宠荣极矣，岂鲜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闻之，功有大小，赏有重轻。今贵公始继世而为王，若帅河右之众，东平胡、羯，修复陵庙，迎天子返洛阳，将何以加之乎？”重华乃止。

〔译文〕

晋纪十九 显宗成皇帝(下)

咸康八年 (壬寅、公元 342 年)

春,正月,己未朔日(初一),日蚀。

乙丑日(初七),大赦天下。

豫州刺史庾怿送酒给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认为酒里面有毒,便给狗喝,结果狗死了,就秘密地奏知皇帝。皇帝说:“大舅已经扰乱了天下,小舅又想步其后尘!”二月,庾怿喝毒酒而死。

三月,开始将武悼后附在武帝庙祭祀。

夏,五月,乙卯日,皇帝生病,气不能够顺适;六月,庚寅日(初五),病重。有人伪造尚书符,告诫守宫门的人不许让宰相进去;众人都吃惊地改变了脸色。庾冰说:“这一定是伪造的。”考问起来,果然不错。皇帝的二个儿子丕和奕,都还在襁褓之中。庾冰自认为他们兄弟主持国家政权的时间已经很久,恐怕改立新皇帝以后,亲属的关系愈加疏远,会被他人离间,所以常常劝说皇帝,国家有强大的敌人,应该立年纪大的做国君;请求立同母弟琅邪王司马岳做继位的国君,皇帝答应了他。中书令何充说:“父子相传君位,是先王本有的常法,改变常法极少不招致祸乱。因此,武王不把王位授予有圣德的弟弟周公,并不是不爱惜他。如今琅邪王即皇帝位,将要如何安置皇帝的幼儿?”庾冰不肯听。颁下诏令,命司马岳做继位的国君,并且命司马奕继承琅邪哀王。壬辰日(初七),庾冰、何充和武陵王司马晞、会稽王司马昱、尚书令诸葛恢同时接受了皇帝的遗命。癸巳日(初八),皇帝去世。皇帝幼年即君位,没有亲自治理国家的政事;年纪长大后,极有勤俭的美德。

甲午日(初九),琅邪王登皇帝位,大赦天下。

己亥日(十四日),封成帝的儿子丕为琅邪王,奕为东海王。

康帝居丧不言,把朝政托给庾冰和何充。秋,七月,丙辰日(初一),在兴平陵安葬了成帝。皇帝

步行送丧,到了阊阖门,才登上素车到达陵墓的地方。安葬了以后,皇帝临轩,庾冰和何充陪坐在旁边。皇帝说:“我继承大业,是二位的功劳。”河充说:“陛下登上帝位,是臣庾冰的功劳;倘若像我所议论的,看不到太平的时代了。”皇帝有惭愧的面色。己未日(初四),派何充做骠骑将军、都督徐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兼徐州刺史,镇守京口,以回避庾氏兄弟。

冬,十月,燕王慕容皝迁都到龙城,赦免境内。

建威将军慕容翰向慕容皝建议说:“宇文强盛的时间久了,数次骚扰我们的国家。如今逸豆归篡窃君位得到国家,民心不附;加上资质平庸,识见不明,将领没有防卫,军队没有编制。我在那里住了很久,对那里的地理形势非常熟悉;尽管远远地归附强大的羯族,但是声势不能相接,危急之时不能前去救援;现在假若去攻打,可以百次举兵百次取胜。但是高句丽距离国家太近,常常存着窥视的心意;他们知道宇文灭亡了以后,战祸将要延伸到自己,肯定会趁我们没有防备的时候,深入偷袭。假若兵士留得少,就不够防守;兵士留得多,就不够发兵,这是心腹大患,应该首先铲除;观察他们的国势和武力,一发兵就可以消灭。宇文要自己防守,肯定不能远远地和我们争取利益。攻取了高句丽以后,回头再攻取宇文,就会像反手一样的容易。这两个国平定以后,我们可以尽收东海的利益,国家富有,军队强大,没有后顾的忧虑,然后可以图谋中原。”慕容皝说:“很好。”

将要攻伐高句丽。高句丽有两条路,北边的那一条路宽敞平坦,南边的那一条路狭隘危险,众人想要从北边那一条路进攻,慕容翰说:“敌人以人之常情推猜,肯定认为大军会走北边那一条路,因而会严密地防守北边那一条路,而疏忽南边那

一条路。王应该亲自率领精锐的兵士从南边那一条路进攻,出乎他们的意料,丸都不难攻取。另外派遣一部分军队从北边那一条路进攻;纵然有不顺利,他的腹心已经被击败,四肢也就无能为力了。”慕容皝采纳了他的意见。

十一月,慕容皝亲自率领强兵四万人向南边那一条路出发,派慕容朝、慕容霸做前锋;另外派遣长史王寓等人率领兵士一万五千人向北边那一条路出发,以此攻打高句丽。高句丽王钊果然派他的弟弟武率精锐的兵士五万人防守着北边那一条路,自己则率瘦弱的兵士以防备南边那一条路。慕容翰等先到,和钊交战,就率领大队兵士继续前进。左常侍鲜于亮说:“我以俘虏的身份接受大王待以国士的恩惠,不能不报答;今天,就是我以死报效的日子。”单独和几名骑兵先去侵犯高句丽的阵地,所到的地方都被摧毁。高句丽的阵地发生动摇,大众因而乘机进攻,高句丽的军队大败。左长史韩寿诛杀了高句丽的大将阿佛和度加,诸路军队乘胜追击,就进入丸都。钊得自骑着马逃走,轻车将军慕舆泥追获了他的母亲周氏和他的妻子回来。恰巧碰到王寓等在北边那一条路攻战,都失败了。因而,就不再穷追下去,派遣使者招钊,钊不肯出来。

慕容皝将回时分,韩寿说:“高句丽的地方,不能置戍防守。现在他们的君主逃亡,百姓离散,潜伏在山谷中;大军走后,一定会聚集起来,整编剩余的军队,还足够造成祸患。请载着他父亲的尸体,囚系他的生母回去,等到他束缚着身体前来归顺,然后遣他们回去,用恩泽诚信安抚他们,这是上策。”皝采纳了他的意见。挖掘钊父乙弗利的坟墓,载着他的尸体,没收了他的府库里积聚多年的宝贝,俘虏了男女五万多人,烧毁了他们的宫室,破坏了丸都城才回来。

十二月,壬子日(二十九日),立妃褚氏为皇后。召豫章太守褚裒为侍中、尚书。裒自认为是皇后的父亲,不愿意在宫中担任职务,心想升官,就任命他做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守半洲。

赵王石虎在邺都建筑了高台楼阁四十几所,又建造了洛阳、长安两座宫殿,参加工作的有四十多万人;又想要从邺修造复道直达襄国,敕令洛、豫、徐、兖四州准备向南攻打所需的所有东西,并、朔、秦、雍四州准备向西讨伐所需的物资,青、冀、幽三州准备向东征战所须的军费,所有各州只要

是家中有三个壮丁的就要征二个壮丁当兵,有五个壮丁的就要征三个壮丁当兵。各州给军队制造铠甲的五十万人,船夫十七万人,被水淹死和虎狼吃掉的有三分之一。加上公侯、州牧、郡守争着经营私人的利益,百姓们失业很多,生活陷入困境。贝丘人李弘依靠着众人心里的怨恨,自称自己的姓名符合谶语,连络而结合党徒,设置各种官吏,事情泄露,被杀,受到连累的有几千家。

青州上奏疏说:“济南平陵城北的一只石虎,有一天晚上来到城东南,有狼和狐一千多只跟随着他,走过的足迹都形成一条小路。”石虎高兴地说:“石虎,就是我,从西北移动到东南,是上天的意思要我平定江南。下令明年全部召集多州的军队,我要亲自督率六军,以奉行上天的命令。”群臣们都来道贺,奏上《皇德颂》的有一百零七人。法令:“出征的士卒每五个人交出车子一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匹,应当交出的所有不能准备好的人斩杀。”百姓甚至于卖了子女以供给行军所须要用的一切,如果还无法凑齐的,自杀在路旁树上的非常多。

康皇帝

建元元年 (癸卯、公元 343 年)

春天,二月,高句丽王钊派他的弟弟向燕称臣入朝,贡献的珍宝奇玩有九千件。燕王慕容皝就还给他父亲的尸体,留下他的母亲当人质。

宇文逸豆归派遣他的宰相莫浅浑带领士兵攻打燕;众将领们争先恐后想去攻击他,燕王慕容皝不答应。莫浅浑认为皝害怕他,就放纵地喝酒打猎,不再设置防备。皝派慕容翰出去攻打他,莫浅浑大败,他仅仅自身没有被杀,所有的兵众都被俘虏。

庾翼为人慷慨,喜功贪利。琅邪内史桓温,是桓彝的儿子,娶了南康公主,为人豪爽而有节操,翼和他很要好,相约一起安定天下。翼曾经向成帝推荐桓温说:“桓温有英雄的才干,希望陛下不要以对待普通的方式对待他,常常像女婿一样地培养他;应该委托他担当像周宣王时的方叔和邵虎所担当的重任,必定会对救助艰难建立很大的功劳。”那时杜乂、殷浩才华齐名,冠绝于世,唯有翼对他们不重视,他说:“这些人应当弃置不用,等到天下太平的时候,然后慢慢地议论他们能担当的任务罢了。”殷浩多次辞谢朝廷的征召,屏绝尘

世,住在墓园里,将近十年的时间,那时的人把他比为管仲和诸葛亮。江夏宰相谢尚,长山县令王濛,常常窥探他的行动,以预测江左的兴亡。曾经相约深视他,知道殷浩有坚定不移的志向,回来了以后,都说:“深源(殷浩,字深源)不肯出来任职,怎么治理天下的百姓?”谢尚,是谢鲲的儿子。翼请浩做司马;诏任命侍中、安西军司马,浩均不应允。翼写给殷浩的信里面说:“王夷甫并不是真的树立名节,虽然说谈论玄道,实在是助长浮华的争相崇尚。德行光明的君子,遇到风云的相会,处在建立功名的时代,哪里可以这样呢?”殷浩还是不肯出来。

殷羡做长沙相,在郡中残暴贪心,庾冰给庾翼的信中,曾就这件事嘱咐他。翼回信说:“殷君矜矜自豪,也似乎是由于有个佳儿(佳儿,指殷浩),弟所以稍微教人容纳他(翼,是冰的弟弟)。大概比较江东的政治,以体力强横的人,经常是百姓的祸害;有时候要执行刑法,则常常加在那些没有势力或地位卑下的人。像往年偷取石头仓的米一百万斛,都是那些势力强大的将领们所作,但却仅仅杀死管理米仓的官吏以避免谴责。山遐做余姚县的县长,为公家取出势力强大者所储藏的二千户赋税,然而众人共同驱逐他,使得山遐不能够安寝。虽然都是前宰相的昏庸无能,然而江东的政事不能够办理好,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兄弟不幸,意外地陷入这种环境,自然不能从攘扰的世事中拔足出来,应该共同明白地观察以后再加以治理。荆州所统理的二十多郡,唯有长沙最恶;恶而不能贬斥,和杀死管理的官吏又有什么不同?”山遐,乃山简之子。

庾翼以消灭胡人攻战蜀国为自己的任务,派遣使者东约燕王皝,西约张骏,决定日期大规模发兵。朝廷的评论大多都认为困难,只有庾冰的意思和他相同,而桓温、谯王司马无忌都同意他。无忌,是司马承的儿子。

秋,七月,赵的汝南太守戴开率数千人前去向庾翼投降。丁巳日(农历初八日),下诏评论经营谋画中原,庾翼想要统率他所有的兵众向北讨伐,上表推荐桓温做都督司、雍、梁三州、荆州之四郡(南阳、新野、襄阳、南乡)诸军事、梁州刺史,前往丹水;桓温为前锋都督、假节,率兵众进入临淮;而且征派所统领六州的奴隶和车、牛、驴、马等,百姓嗟叹怨恨。

庾翼想要迁到襄阳镇守,唯恐朝廷不允许,就上奏表说迁到安陵县镇守。皇帝和朝士都派遣使者告谕而阻止庾翼,庾翼就违背诏令,往北进发;到了夏口,又上奏表请求镇守襄阳。翼那时有兵众四万人,诏加派翼都督讨伐诸军事。先是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庾冰屡次请求调出去,辛巳日(农历初二),派冰都督荆、江、宁、益、梁、广、交七州、豫州之四郡(宣城、历阳、安丰、庐江)诸军事、兼江州刺史;假节,镇守武昌,用来当作庾翼的后援。召徐州刺史何充做都督扬、豫、徐州之琅邪诸军事、兼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辅佐朝政。派琅邪内史桓温当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褚裒做卫将军,兼中书令。

冬天,十一月,己巳日(二十二日),大赦天下。

二年(甲辰、公元344年)

春天,农历一月,赵王石虎在太武殿宴饮群臣,有白雁一百多只积聚在马道之南,虎教人射击他们,一只也没射到。当时各州军队集合的有一百多万,太史令赵揽秘密地对虎说:“白雁聚集在庭院中,是宫室将空的象征,不适宜南行。”石虎听信了他的话,就到宣武观检阅车马而罢。

燕王慕容皝和左司马高诩谋划征讨宇文逸豆归,诩说:“宇文强盛,现在不去攻伐,肯定是国家的祸患,攻打他一定会成功,然而对于将领不利。”出来后告诉别人说:“我前去攻打宇文,必定不会回来,然而忠臣不能逃避。”于是皝亲自率领兵众讨伐逸豆归。派慕容翰当前锋将军,刘佩当他的副将;分别命令慕容军、慕容恪、慕容霸和折冲将军慕容暉率领兵众,分三路一起进攻。高诩将要出发的时候,没有看见他的妻子,教人把家事告知她以后才开始出发。

逸豆归派遣南罗城主涉夜干率领精锐的士兵迎战,皝派人骑快马赶去对慕容翰说:“涉夜干是三军最勇敢的,应当稍微避开他。”翰说:“逸豆归把他国内所有的精锐士兵,全部交托给涉夜干统率,涉夜干一直有勇敢的名声,是全国的栋梁之材;现在我战胜了他,他的国家需要要攻打就会自然溃败了。并且我很了解涉夜干的为人,虽然有虚名,实在是很不难对付,不应该避开他以挫折我的士气。”于是就进攻。翰自己出去突击敌人的阵地,涉夜干出来迎战,慕容霸从旁边邀击,涉夜干便被击杀。宇文的士兵看到涉夜干死了,没有交战就溃散了;燕军乘着胜利追赶,就占领了他们的

都城(宇文国,都辽西紫蒙川)。逸豆归逃走到漠北而死,宇文氏从此散亡。黠没收了他们全部畜产和财货,把他的部众五千多个部落迁徙到昌黎,疆土开辟了一千多里。改城名为威德城,派他的弟弟彪防守在那儿就回来了。高诩、刘佩都中了飞箭身亡。

高诩擅长天文学,慕容皝有一次对他说:“你有好书而不肯教给我,怎么能称为尽忠?”诩说:“我听说做国君的主持重要的权柄,做臣子的各尽自己的职责。主持重要权柄的人安逸,尽自己职责的人辛劳。所以后稷播种的时候,尧不去参加。就气象等以推测吉凶的占候,和研究日月星辰运行以及风霜雨露现象的天文学,早晨夜晚都十分辛苦,不是地位最尊贵的君王所应当亲自学习的,你将要用来做什么?”慕容皝默不作声。

起初,逸豆归奉事赵很恭谨,贡献礼物的人不绝于路。等到燕攻打逸豆归的时候,赵王石虎命右将军白胜、并州刺史王霸从甘松出兵援救,等到达的时候,宇文已经灭亡,因而就进攻威德城,攻不下就来撤兵而回;慕容彪前去追赶,打败了他们。

慕容翰和宇文氏作战的时候,被飞箭射中,卧病了很久没有出来。后来渐渐地痊愈,就在家试着骑马奔驰。有人密告翰假托有病而私自在家练习骑马,怀疑他有意叛变。燕王慕容皝虽然依赖翰的智勇谋略,但是心中始终对他有所顾忌,就赐翰死。翰说:“我戴罪出奔,以后再回来,今天死已经太迟了。然而羯贼占据中原,我自不量力,想要为国家平定而统一区域内的诸夏;这个心愿不能达成,死有遗恨,这是命吧!”喝下毒药后就死了。

初始,赵的领军王朗向赵王虎进言说:“严冬雪寒,而皇太子教人砍伐宫中的木材,引来漳水,服役的人有好几万,嗟叹的声音塞满道路,陛下应当借着出游的理由要他停止。”石虎同意。太子石宣很生气。刚好碰到荧惑星久留在房宿四星的地方,宣教太史令赵揽向石虎进言说:“房星代表天王,现在荧惑星久留在那儿,应当用显贵的臣子中姓王的人比拟他。”虎说:“那一个可以呢?”揽说:“王领军是最显贵的了。”虎的心里爱惜朗,教揽再说其次的人。揽没有人可以回答,因而就说:“其次只能是中书监王波罢了。”虎就下诏,追究王波以前评论桎矢事件的罪过,处以腰斩的死刑,杀了

他的四个儿子,把尸体一律投到漳水里;不久以后又哀念他没有罪,就追赠司空,封他的孙子做侯。

向西征讨的将军庾翼派梁州刺史桓宣到丹水攻击赵的将领李黑,被黑击败,翼降宣做建威将军。宣惭愧愤怒而生病,秋,八月,庚辰日(农历初七),去世。庾翼派他的长子方之做义城太守,代领桓宣的兵众;又派司马应诞做襄阳太守,参军司马勋当梁州刺史,防守西城。

皇帝得重病,庾冰、庾翼想让马昱继承;中书监何充建议立皇子司马聃,皇帝同意了他。九月,丙申日(二十四日),立聃为皇太子。戊戌日(二十六日),皇帝在式乾殿逝世。己亥日(二十七日),何充根据皇帝的遗旨奉太子即位,大赦天下。因而冰、翼非常怨恨何充。尊皇后褚氏为皇太后。那时穆帝才二岁,太后亲临朝廷代替皇帝处理政事。何充加封中书监,录尚书事。何充自己称说既然录尚书事,不应当再监中书;朝廷准许了他,又加封侍中。

何充认为左将军褚裒,是太后的父亲,应该综理朝廷的政事,上疏推荐裒参录尚书;就派裒为侍中、卫将军、录尚书事,持节、督、刺史则如旧。褚裒由于是近戚,怕受到诽议和怀疑,上疏再三请求回到藩地;决定变为授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二郡(晋陵和义兴)诸军事、卫将军、徐、兖二州刺史,镇守京口。尚书奏说:“裒见太后之时,在公庭则遵照臣子的礼节,以私人礼节相见的时候,太后就尊敬父亲。”依从所奏。

冬天十月,乙丑日(二十三日),在崇平陵安葬了康帝。

江州刺史庾冰得病;太后召冰辅佐政事,冰辞谢,十一月,庚辰日(农历初九),去世。庾翼因为家庭私情和国家政事,留下儿子方之做建武将军,戍守襄阳;由于方之年青,派参军毛穆之做建武司马来帮助他。毛穆之,是毛宝的儿子。翼回到夏口镇守。诏翼再督江州,又兼豫州刺史。翼离开豫州,又想调到乐乡镇守,诏不允许。翼仍旧修整兵器,大事治理农田,积存谷子,以便以后举事。

孝宗穆皇帝(上之上)

永和元年(乙巳、公元345年)

石虎喜欢打猎,晚年的时候,身体重不能骑马,就造了猎车一千辆,定期举行射猎。从灵昌津南到荥阳,东尽阳都,作为猎场,派御史监督视察,

如果有人侵犯猎场中的禽兽,罪过甚至于可以判处死刑。百姓有美女、好牛马,御史要求而求不到的,都能以侵犯禽兽的名义诬告,因此被判决死刑的有一百多人。派遣诸州二十六万人修建洛阳宫。派百姓二万头牛配给朔州牧官。增设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十二等,公侯七十多国都是九等,大派民女三万多人,被分成三等配给他们;太子、诸公私自教人取派的又将近一万人。郡县专门寻求美色,多强夺人家的妻子,杀死他们的丈夫和丈夫自杀的有三千多人。到了邺,石虎登上平台分别次第,认为使者能干,被封为侯的有十二人。荆楚、扬、徐等地的百姓,多数流亡叛离而去;守令们坐不能安心,下狱被杀的有五十多人。金紫光禄大夫逯明借着侍见而剴切地劝谏,石虎大发脾气,教龙腾中郎拖出去杀了。

燕王慕容皝把牛借给贫穷的人民,让他们在养禽兽的地方耕种,抽取百分之八十的税,自己有牛的抽取百分之七十的税。记室参军封裕上书劝止,认为:“古时候抽取百分之一十的税,是天下最合于中正的方法。到了魏、晋,仁政衰微,假借官田官牛的不过抽取百分之六十的税,自己有牛的平分,还没有抽取百分之七八十。从永嘉(晋怀帝年号)以来,天下分崩离析,武宣王(慕容廆谥武宣王),用仁德安抚人民,无论是华夷的人民,都不远万里前来归服,那些背负着幼儿来归服的,就如同小孩子归服父母一样,所以户口比以前增加了十倍,没有田地的有百分之三、四十。等到殿下承继了大统,南方摧败了强大的赵,东方兼并了高句丽,北方征服了宇文氏,开辟国土三千里,增加人民十万户;因此应该废去苑囿以交给新归顺的百姓,没有牛的官方赐给他们牛,不应该再收重税。并且殿下的百姓用殿下的牛,牛不是殿下所有,将要到那里去找呢?可以这样,那么军旗南指进攻南方的时候,百姓必定会用筐盛好了饭菜,用壶装满了酒浆,拿来迎接殿下的军队,哪一个要和石虎共定天下?河川沟渠有废置和堵塞的,都应当把它疏通和利用,天旱的时候可以灌溉,雨潦的时候可以疏泄。一个人不耕种,或许就有人受到饥饿,况且是游手闲食的人有好几万,如何可以家家充裕、人人富足呢?现在百官众多,耗费国家俸禄,假若才干不能够担任职务,都应当淘汰。工商小利,应当设置常员管理。学生三年没有成就,唯有堵塞了英才上进的机会,都应当把他们归于农夫。

殿下圣德,宽厚明智,广泛地明察而采纳各方的意见,参军王宪、大夫刘明都由于说明政事的得失忤逆了旨意,那时主持判决他们案件的人,判他们死刑,殿下虽然宽恕他们的死罪,还免去了他们的官职,截断了他们做官求进的道路。要寻求忠臣的谏诤,却降罪言论正直的人,就如同要去越反而向北行一样,必定不能获得他所希望的心愿。右史宋该等人阿谀谄媚,苟且求容,随便弹劾谏诤的人士,自己没有正直刚强的言论,却嫉恨别人有,掩蔽殿下的耳目,是最不忠心的表现。”皝于是下令,说:“阅览了封记室的谏书,我实在是害怕。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谷子为生命,可以能够废去苑囿给那些没有田地的百姓。十分贫穷的,官方给他们牛;力量有多余而希望得到官牛的,都依照魏、晋的旧法。多条有用的沟渠,派人按时整修疏通。现在兵戎之事,刚刚开始,想建功立业的人一定很多。官吏不可以减少,等到中原平定统一的时候,再慢慢地议论。工商人士和学生都应该裁减和选择。人臣禀告国君的言论,十分地困难,虽然有轻率不合理的地方,也应该选择那些有利于国事的而遵照实行。王宪、刘明的受惩罚,也因为我的气量不大,可以全部恢复他们本来的官位,仍旧担任谏诤的职务。封先生忠心耿耿,深切了解王臣的大体,赐给他五万钱。向朝廷内外宣布明示,只要想要说明我的过失的人,不管是显贵贫贱,不要有任何的忌讳。”皝平时喜欢文学,常常亲自到学校中讲授,考试的生徒有一千多人,许多不够资格的,因此封裕才谈到这件事。

诏召卫将军褚裒,想要派他做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吏部尚书刘遐、长史王胡之劝裒说:“会稽王有美德,有声望,而且是国家的周公,你应当把朝政大权交给他。”裒就再三推辞,回到藩地。壬戌日(正月没有这天),派会稽王司马昱做抚远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

司马昱清静无野心,特别是喜欢道家深远的言论,常常以刘惔、王濛和颍川人韩伯为交谈的客人,又召郗超做抚军掾,谢万做从事中郎。郗超,乃郗鉴之子,年少的时候就气韵高雅而有才华,但却豪迈超逸而不受羁束。父亲郗愔,简约静默,谦虚淡泊,而对于钱财却很吝啬,储积的钱多达数十万,以前打开钱库任超取拿;超拿来分别施给亲戚朋友,一天都散完了。谢万,是谢安的弟弟,清静旷达,豪迈俊秀,在当时也有名声。